

筆記小說大觀集

聊齋志異拾遺

清蒲松齡著

三吳遊覽志

清余懷著

進步書局校印

平山記

御書

三

長物

長物

長物

清蒲松齡著

聊齋志異拾遺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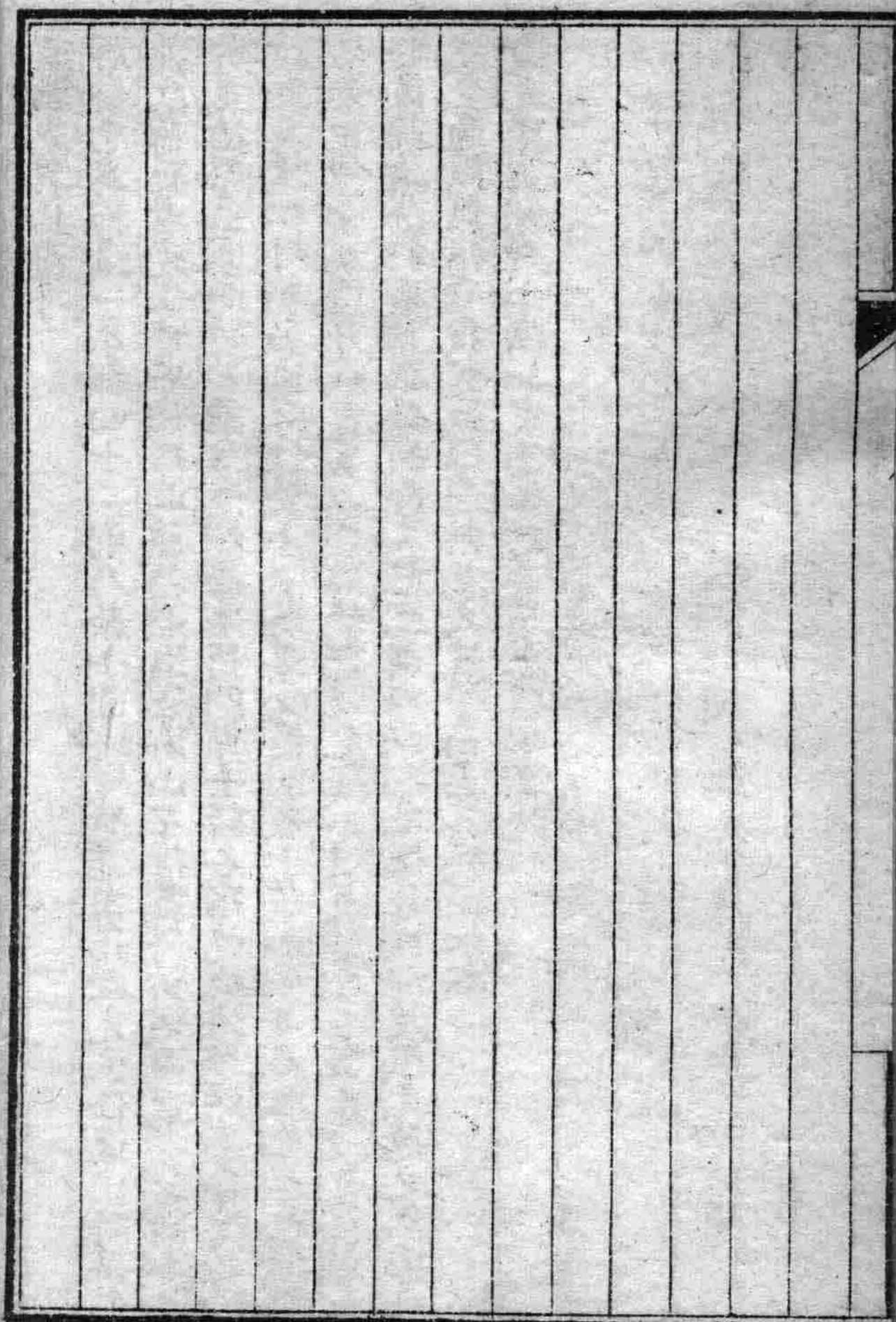
聊齋志異拾遺提要

清蒲松齡撰一卷蒲氏聊齋志異流播海內幾於
家有其書此拾遺僅四十二則而談狐說鬼措詞
雅飭與風行之志異無殊男生子及犬姦二則尤
為聞所未聞山陰胡定生謂滎小圃通守得自蒲
氏裔孫者非謬言也

聊齋志異拾遺序

聊齋志異拾遺一卷都四十二則乃榮小圃通守隨尊甫筠圃先生任淄川時得自蒲氏裔孫者先生世席儒珍收藏精贍迨宦游山左復盡得新城司寇家藏諸善本於是插架益富同時如翁覃溪閣學法梧門學士諸名宿號稱博覽猶每每從之借讀即其鴻秘可知矣通守什襲手澤游息必偕閱數十載如一日茲擇其卷帙稍簡者如千種彙為得月移叢書以公同好既鉅元遺山續夷堅志竣事遂以此種類從於後誦清分於奕葉振餘緒於文林此固由雅人之深致抑亦足徵先德之燕貽也定生適假館精廬獲觀鉅舉因樂為之校讐而志其梗槩如右

道光庚寅閏月山陰胡定生書於魯陽之琴臺書院



聊齋志異拾遺目錄

黃靖南

諭鬼

晉人

女鬼

男生子

鬼津

蛇癖

金頭陀

愛才

商婦

龍四則

白蓮教

鬼吏

蠍客

遵化署狐

吳令

蠹役

阜隸

猪婆龍

元寶

千子游

李象先弟

武夷

牛犢

外國人

蟄蛇

激俗

沅俗

雷公

富翁

餽餽媪

螳螂

縊鬼

魁星

藏蟲

抽腸

小棺

犬姦

李檀斯

聊齋志異拾遺

清 淄川蒲松齡柳泉著

黃靖南

黃靖南得功微時。與二孝廉赴都。途遇響冠。孝廉懼。長跪獻贊。黃怒甚。手無寸兵。即以兩手握羸足。舉而投之。冠不及防。馬倒人墮。黃拳之。臂斷。搜索而歸。孝廉服其勇。資勸從軍。屢建奇功。遂至蟒玉。

諭鬼

青州石尚書茂華。為諸生時。郡門外有大淵。不雨亦不涸。邑中獲大盜數十名。刑於淵上。鬼聚為祟。經過者輒被曳入。一日有某正遭困厄。忽聞群鬼惶竄曰。石尚書至矣。未幾公至。某以狀告。公以堊灰題壁上。示曰。石某為禁約事。照得厥念無良。致攪雷霆之怒。所謀不軌。遂遭鈇鉞之誅。只宜反魍魎之心。爭相懺悔。庶幾洗骷髏之血。脫此沉淪。乃生已極。刑死猶聚惡。跳踉而至。披髮成群。躑躅以前。搏膺作厲。黃泥塞耳。輒逞鬼子之凶。白晝為妖。幾斷行人之路。彼邱陵三尺外。管轄惟人。豈乾坤兩大中。頑任爾。諭後各宜潛踪。勿仍怙惡。無定河邊之骨。靜待輪迴。金閨夢裡之魂。還

踐鄉土如蹈前愆必貽後悔。

晉人

晉人某有勇力不屑格拒之術而搏技家當之盡靡過中州有少林弟子受其辱忿告其師謀設筵相邀將以困之既至先陳茗果胡桃連殼堅不可食某取就案邊伸食指敲之立碎衆大駭優禮而散

女鬼

淄邑寫橋王炳者出村見土地祠內出一美人顧盼甚殷挑以褻語忻然樂受狎暱無所遂期夜奔炳因告以居處至夜果至極相愛悅問其姓名固不以告由此往來不絕炳與妻共榻美人亦必來與交妻亦不覺其有人炳訝問之始曰予土地夫人也炳大駭急欲絕之而百計不能阻因循半載炳憊不起美人來更勤家人都見之未幾炳卒美人猶日一至炳妻叱之曰淫鬼不自羞人已死矣復來何為美人遂去不復返

異史氏曰土地雖小亦神也豈有任婦自弄者憤憤應不至此不知何物淫昏假托遂使千古下謂此村有污賤不謹之神冤哉

男生子

福建總兵楊輔有孿童腹震動十月既滿夢神人剖其兩脇出之及醒兩男夾左右啼起視脇下剖痕儼然兒名之天舍地舍云。

異史氏曰。按此吳藩未叛前事也。吳既叛。某中丞疑楊欲圖之。而恐其為亂。以他故召之。楊妻夙智勇。疑之。阻楊行。楊不聽。妻涕而送之。歸則傳矢諸將。披堅執銳。以待消息。少頃。夫被誅。遂反攻某。某倉皇不知所為。幸標卒固守。不克乃去。去既遠。某始戎裝突出。率眾大譟。人傳為笑焉。後數年。盜乃平。未幾。某暴亡。臨卒。見楊操兵入。左右亦皆見之。嗚呼。其鬼雖雄。而頭已不可復續矣。生子之妖。其見於此耶。

鬼津

李某晝卧。見一婦人自牆中出。蓬首如筐。髮垂蔽面。至牀前。始以手自分。露面出。黑肥絕醜。李大懼。欲奔。婦猝然登牀。力抱其首。便與接唇。以舌度津。冷如冰塊。浸浸入喉。欲不咽而氣不得息。咽之稠粘塞喉。纔一呼吸而口中又滿。氣急復咽之。如此良久。氣閉不可復忍。聞門外有人行聲。婦始釋手去。由此腹脹喘滿。數日不能食。或教

以參蘆湯探出之。吐出物如卵清。病乃瘥。

蛇癖

予鄉王甫令之僕呂奉凝。性嗜蛇。每得小蛇。則全吞之。如噉蔥狀。大者以刀寸寸斷之。始掬以食。嚼之錚錚。血水沾頤。且善嗅。嘗隔牆聞蛇香。急奔牆外。果得蛇盈尺。時無佩刀。先噬其首。尾尚蜿蜒於口際。

金頭陀

金世成長山人。素不檢。忽出家作頭陀。類顛。啗不潔。以為美。大羊遺穢於前。輒伏噉之。自號為佛。愚民婦女異其所為。執為弟子。禮者以千萬計。金呵食矢。無敢違者。創殿閣。所費不貲。人咸樂輸之。邑令南公惡其怪。執而笞之。使修聖廟。門人競相告曰。佛遭難。爭募救之。宮殿旬日而成。其金錢之集。尤捷於酷吏之追呼也。

異史氏曰。予聞金頭陀人皆就其名而呼之。謂金世成佛品。至食穢極矣。笞之不足辱。罰之適有濟。南公處法何良也。然學宮圯而煩食穢之妖。亦士大夫之羞耳。

愛才

仕宦中。有妹養宮中。而字貴人者。有將官某代作啟。中警句云。令弟從長。奕世近龍。

光紹珥曾參於畫室舍妹夫人十年陪鳳輦霓裳遂燦於朝霞寒砧之杵可搗不搗
夜月之霜御溝之水可托無勞雲英之咏當事者奇其才遂以文階換武階後至通
政使

商婦

天津某商將賈遠方從富人貸貲為偷兒所窺及夕預匿其室以俟隙而竊之而商
以是日良負貲竟發偷兒既久伏但聞商人婦轉側床上似不成眠既而壁上一小
門開一室盡亮門內有女子出容齒少好手引長帶一條近榻授嬾婦以手却之女
固授之婦乃受帶起懸梁上引頸自縊女遂去壁扉亦合偷兒大驚拔關亟呼家人
咸起詢知其故急往救之婦竟不醒遂械偷兒鳴官令以得偷兒目見免成疑案釋
之問其里人言宅之故主曾有少婦經死其年齒容貌與偷兒所見悉符固知是其
鬼也俗傳暴死者必求代其然歟

龍四則

袁宣四言在蘇州值陰雨晦冥霹靂大作衆共見龍垂雲際鱗甲張動掌中搏一人
頭鬚眉畢見移時入雲而沒亦未聞有失其首者

俗傳龍取江河之水以為雨。此疑似之說耳。徐東痾南遊泊舟江岸。見一蒼龍自雲中垂下。以尾攪江水。波浪湧起。隨身而上。遙望水光爛熳。濶于三尺。練移時。雲尾收去。水亦頓息。俄而大雨傾注。邑邢村李氏婦。良人死。有遺腹。忽脹如甕。忽束如握。臨尋晝夜不能產。視之。見龍首。一見輒縮。家人大懼。不敢近。有王媪者。焚香禹步。且捺且咒。未幾胞下。不復見龍。惟下數鱗。皆大如錢。下一女子。肉瑩徹如晶。臟腑可數。博邑有鄉民王茂才。早赴田。田畔拾一小兒。四五歲貌。豐美而言笑巧妙。歸家子之。靈通非常。至四五年後。有一僧至其家。兒見之。驚避無踪。僧告鄉民曰。此兒乃華山池中五百小龍之一。竊逃於此。遂出一鉢。注水其中。宛一小白蛇。遊行於內。裏鉢而去。

白蓮教

白蓮教首徐鴻儒。本農家。因耕田山下。得銅佛鐵劍各一。並左道書二卷。晝夜攻習。無不精通。遂自謂如來出世。鼓惑愚民。嘗有客夜至。晝一月挂壁間。一室盡亮。室內堆積金銀。任人取之不禁。不用廝役。但於囊內出三寸許二紙人。置地上。即陡長如人。居然翩翩美少。一文裝俊雅風流。一武裝佩劍負弩。使之傳壺供饌。奔走便捷。復

出紙人十餘枚作法悉成美女羽衣雲裳歌舞侑酒能役鬼神卽山川城市植動各物皆可使倏忽變幻又出一鏡令人自照可見終身或見幙頭紗帽或見金甲繡袍照者無不歡躍遙播道路於是踵門求鑑者揮汗相屬徐見惑者日衆乃懸鏡自對則冕旒龍袞儼然王者遂宣言曰凡鏡中服色皆是龍華會中之人爲如來註定之官各宜努力以圖富貴衆皆驚喜拜服及其達旂東鉞無不踴躍相從未嘗有一人梗其命者不數月衆以萬計滕嶧一帶望風而靡後經大兵進剿殲滅無遺彼妄想躁進之徒可不戒哉

彭都司長山人久歷戎行勇敢出衆勦徐時遇二垂髻女挾利刃乘怒馬兇很異常彭僅力敵女既不能近彭彭亦無能傷女自朝至暮鏖戰三日彭力竭哮喘而亡後獲賊詢之方知二女乃紙人木乃所乘木橈而已假兵馬死真將軍奇哉

鬼吏

歷城二隸奉邑宰韓承宣命營幹他郡歲暮方歸途中遇二人服色亦與己類同行半日近與話言一人自稱濟南郡役隸曰郡署各役相識者十有八九二君則殊昧生平其人曰實相告吾乃城隍之鬼吏也今將以牒投東嶽隸問牒中何事曰濟南

大劫所報者被殺之人名數也。驚問其數。答云亦不甚悉。恐近百萬。隸益駭。因問其期。答以正朔。二隸相顧計到郡。正值歲除。恐罹於難。遲之懼貽譴責。鬼曰。違限罪小。入劫禍大。宜他避。姑勿歸。隸如言。各趨歧路而遁。無何兵至。扛尸近百萬。二隸得免。異史氏曰。趨吉避凶。人世之機。不意地府亦復如是。抑二隸不在劫。故使鬼吏以諭之耶。

蠍客

南商販蠍者。歲至臨朐。收買甚多。土人持木鉗入山。探穴發石。搜捉之一歲。復至。寓於舊邸。忽覺心動。毛髮森豎。而悚懼倍常。忽告主人曰。傷生既多。今見怒於蠍鬼。將殺我矣。急亟救我。主人顧室中有巨甕。乃使蹲伏。而以甕覆之。無何。一大漢入。黃髮擗醜。問主人。南客何在。答以他出。而其人入室四顧。鼻若嗅聲者三。遂出門去。主人曰。可幸亡恙矣。往起。甕客已化為膿血。

遵化署狐

諸城邱公為遵化道。署中故多狐。最後一樓。綏綏者族而居之。時出殃人。遣之益熾。官此者。惟設牲禱之。無敢忤。邱公蒞任。聞而怒。狐亦畏公剛烈。化一嫗告家人曰。幸

白大人無相仇容三日將挾細小避去公聞亦嘿不言次日閱兵已戒勿散使盡攜扛諸營巨炮驟入環樓千座並發頃刻摧為平地皮血毛肉自天如雨下但見濃塵毒霧之中有白氣一縷冒煙冲空而去衆望之曰逃一狐矣而署中自此遂安後二年公遣幹僕賞銀若干數赴都將謀遷擢事未就姑窖藏於班役之家以待夤緣之費一日忽有叟詣都聲冤言妻子橫被殺戮又許公剋削軍糧逢迎當路現頓某家可以驗証疏明訊理同至班役家冥搜不得以足點地悟其意發之果得金金皆鐫有某郡解字已而覓叟則失所在執鄉里以求其人竟亦無之公由此惟難叟即逃狐也

異史氏曰狐之崇人可誅甚矣然服而舍之亦以全吾仁公可謂疾之已甚者矣使關西為此豈一白狐所能仇哉

吳令

吳令某公忘其姓字剛介有聲吳俗最重城隍之神木雕之衣以錦繡藏機如生值神壽節則居民斂貲為會輦遊通衢建諸旗幟園簿森森部列鼓吹且行且作闐闐咽咽然道相屬也習為俗歲無敢懈公出適相值止而問之居民以告又詰知所費